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水会守御所

早饭后去明代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。水会守御所古城在一片橡胶林里，昨天刚割过胶，林子里飘散有橡胶气味。过去从未闻过这样的味道，有些腥膻气，有些生青气，令人灵府一醒。

水会守御所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，存世两百多年，不知何故，又废弃不用。古城地势稍微高一些，城墙如今只剩残垣，城楼和当年的屋舍荡然无存。先去了遗址东门，城墙石还在，门早就没有了，门心石还在，洞口被泥土填满了。当年的城墙，剩下一拱土堆，一条若有若无的绿色的轮廓线上长满野草长满树木，潜伏在荒地中。古人筑土为墙的影子依稀还在，两边的石头坍塌不知去向。

曾经的景况只能在文字里寻找，地方志上说：水会守御所周围三百七十五丈，横阔七十二丈，启门三，东东安，南南平，西西安，上建楼四。

水会守御所本为驻军所用，万历二十七年，岛民起兵，朝廷派人平叛，俘斩一千八百多人，后来又在此筑地为城，置守御千户所，令三百兵丁在此驻守。

少年时候读过旧小说，书中二人默默无言携手同行，沿途所见皆是军士烧杀劫掠，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，料是在焚烧民居。暮霭苍茫之中，巷子走出一个年老盲者，缓步而行，咿咿呀呀拉着胡琴，自拉自唱，声音苍老嘶哑：“无官方是一身轻，伴君伴虎自古云。归家便是三生幸，乌鸟尽藏走狗烹……子胥功高吴王忌，文种灭吴首分。可惜了淮阴命，空留下武穆名……君王下旨拿功臣，剑拥兵围，绳缠索绑，肉颤心惊。恨不能，得便处投河跳井；悔不及，起初时诈死埋名。今日的一缕英雄，昨日的万里长城……”老人一面唱一面漫步走过，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，歌声渐渐远去，说不尽的凄惶苍凉。

遥想当年一场恶战，史书上寥寥几字，其中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妻离子散。今日的一缕英雄也未必是昨日的万里长城，又有多少长城被历史长河淘洗成碎石残砖。

当年官兵在水会守御所屯田拓荒开路，连接各地要道，渐渐通贸易，建乡约，兴教化，立社学，训黎庶，街巷繁华一时，商贾云集。

站在城门口，几度恍惚。想当年这城门，每日众人进进出出，有人牵牛有人赶猪有人挑粮，几个顽童捧着椰子蹦蹦跳跳嬉闹出城而去。夏天热时，城内有人建得凉棚，为行脚的苦力遮阳避暑，中间放一张破旧的木桌，几个小凳子横七竖八乱搁着，桌上摆着粗糙的陶壶陶杯。走路的人，渴得很了，也买几个钱茶水或者砍开一个椰子解渴。城中正道两边有几间商铺，还有临时搭盖的铺棚，各种商品虽不是琳琅满目，日常油盐酱醋却也颇为齐整，更有米行、布店，还有家当铺。到天色晚了，城内说不上灯火璀璨，却也烟火气不绝。

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利来利往比不过岁月苍苍。当年的人声消退了，脚步走远了，仿佛一切未曾有过。官阙万间都做了土，何况这小小一座土城。庶民如尘，帝王亦如尘。城郭是空，村落亦空。得意成空，失意也空。空空荡荡的树林，几只鸚鵡发出一阵阵悠长的鸣叫——

草木森森，鸟鸣啾啾；枯荣有序，昔昔无声。
草木翩翩，鸟鸣啾啾；斗宿南天，无有尽年。
草木潇潇，鸟鸣啾啾；春去花残，湮灭尔曹。
草木萋萋，鸟鸣啾啾；今我来时，物被荆棘。
草木葳葳，鸟鸣啾啾；林空人寂，清清宁岁。
草木萋萋，鸟鸣啾啾；白日素晖，新木争飞。
草木茁茁，鸟鸣啾啾；今我来思，云尽月落。
草木深深，鸟鸣啾啾；今我来寻，不见古人。
鸚鵡的叫声有怀古风味，记得韦庄写过一首《鸚鵡》诗，其中有两句说：

孤竹庙前啼暮雨，汨罗祠畔吊残晖。

在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上忆及这样的句子，伤感不已。

村里农家饭菜香飘进树林，此岸色香味啊，美好的人间。

◇信笔扬尘

走进李白的夏天

唐羽

在作家三毛的眼里，夏天像一首绝句。那么，我所钟爱的“诗仙”李白的夏天又有着怎样的况味？晨间，我一边翻阅手中的诗集，一边寻找着答案。

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《夏日山中》。简短的四句二十个字，就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山中纳凉图。暑热难耐，山中的李白见人迹稀少，松风带来阵阵清凉，便再也“绷”不住了。懒得摇动白羽扇的他，干脆又来了有着魏晋风度的系列操作：“裸袒”“脱”“挂”，他放弃了之前整齐的穿戴，将解下的头巾挂在石壁上，披头散发，任由凉风吹过头顶，可谓真性情。原来，李白的夏天有着洒脱无羁的快乐。

接着，我读到了李白《采莲曲》里的诗句：“若耶溪傍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日照新妆水底明，风飘香袂空中举。岸上谁家游冶郎，三三五五映垂杨。”让我有点诧异的是，这个写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豪放诗人，竟也有着赏人间俗事的闲情。若耶溪边采莲花的女孩，隔着荷花谈笑风生，互相嬉戏。温和的阳光，浓抹的新妆，清澈的流水，风飘香袖的妩媚，勾勒出清新明丽的采莲图。隔着纸页，我分明感受到了明媚夏日的勃勃生机和少女们的无限欢乐。而她们的欢声笑语，又吸引了岸上游冶的少年，他们三三五五，似隐非隐在垂杨下。此时，少年男女之间微妙萌动的那份情愫，因了荷花的映衬，尽显唯美和浪漫。

除了享受快乐、品味闲情，李白在夏日也有着壮志未酬的伤感。他的《白田马上闻莺》抒发的就是这种心绪：“黄鹂啄紫椹，五月鸣桑枝。我行不记日，误作阳春时。蚕老客未归，白田已纍丝。驱马又前去，扣心空自悲。”诗人选取了黄鹂、桑树、蚕三个意象，描绘了江南初夏鲜活的乡土风情，可面对此情此景，诗人却悲从中来——他看到了啄食紫色桑葚、在枝头欢叫的黄鹂，看到蚕已老去，白田这里都已经开始纍丝了，方才醒悟自己已从

春走到了夏。时光似是倏忽逝去，可自己却怀才不遇、报国无门，大业未就、空度岁月。但是，倍觉悲凉却心有不甘的他，仍然驱马前行，继续追梦去了。

不过，读到最后，最令我感佩的还是李白在夏天里所持有的那种悲悯忧民的真挚情怀。“渴时饮，竟无处可饮，无净水可饮。再对比沿河两岸商贾的富裕生活，当船工们唱起那丁督护歌时，禁不住因内心悲苦而泪落如雨。末尾两句更是令人伤怀：船上那些粗笨重的石头，似乎都在掩面而泣为百姓悲伤千古！透过诗句，我真切地体味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。

合上诗集，我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。李白的夏天可谓多维立体，也可谓丰满饱满。纵使千年相隔，我也依然清晰地看见了他明亮的精神世界。



野塘渔舟
方华 摄

◇山川故园

夏天的田野

安宇影

当一阵阵东南风拂过大地，季节便从暮春跳到了浅夏，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，夏天，便热腾腾地来了。

走进夏天的田野，到处是苍翠的绿色，到处是盎然的生命活力。因为我们这里的春脖子特别短，一转眼，地里的野菜就长得老高，不能吃了。很多野菜长大后都会开花，荠菜的花是白色的，小小碎碎，像满天星；面条菜能长很高，在一片黄绿相间的麦地里开出玫红色的五瓣花，非常美丽；米米蒿的花是黄色的，远望去和油菜花相似，但是比油菜花的花瓣小。此外，还有毛毛糙，抓地秧，茅草根，真是郁郁葱葱，泼泼辣辣，酣畅淋漓，霸占了田间地头的每一处空地。这些野草野花将田野装扮成了美丽的花园。

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消灭野草，但隔不久她们又冒了出来，真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其顽强的生命力令任何一种被人们精心呵护的庄稼都望尘莫及。

夏天去地里割草可不是什么好差事，白花的大日头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在天空耀武扬威。只有等到日薄西山，地里才凉快一点儿。不过很多时候，人们总是无法避开烈日，毕竟地里的庄稼都等着伺候呢。家里的牛啊羊啊，也都等着呢。每天下地回家后，来不及洗脸，就得先给它们刷牙。一堆堆的青草扔过去，牲畜们尽情地大嚼特嚼，鲜绿的汁液顺着它们的嘴角留下来，仿佛大地母亲的乳汁。牲畜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，农人们都不会亏待了它们。

夏天割草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树底下。村北头是一片莽莽苍苍的树林，说森林有点夸张，但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那确乎是一片广

袤神秘的处所。其实林子里的草并不好，没有营养，牛羊吃了不长膘，可是林子里的草好看，一簇簇一丛丛的，长得柔软服帖，像姑娘的长发。我和小姐妹们都喜欢把这些长长的柔软的草在篮子里摆成一个圈，像个漂亮的花篮。

都说六月的天，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有时候我们正在林子里开心地割草，忽然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，不好，要下雨了！伏天的雨，说来就来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豆大的雨点就砸在脸上。我们来不及收起割下的草，浑身就被浇透了。

很多个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去地里割草。茫茫天地间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。远远近近干活的农人，似乎只是一株株长在地里的庄稼。一个小小的少年，挎着沉甸甸的篮子，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。望着头顶高远的天空，似乎那里有另一个神秘的世界。有时候坐在小河边，望着淙淙流动的河水出神，哗哗的流水冲刷着我的脚丫，小蝌蚪和小鱼儿在我的脚丫上嬉戏。我的思绪，不知飘向了何方。

夏天的田野，是一方童年的乐土，我梦中的故乡，现今，只能化为一缕缕乡愁，萦绕在我的心间，日日夜夜。

◇人间小景

抠门父亲

孙维国

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他是一个极其节俭的人，节俭到抠门的程度。他的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，更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他将节俭当成了一种信条，贯彻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每当回忆起我和他一起度过的岁月，那些关于他的抠门故事总让我心生感慨。

小时候，每当我们一家人外出，父亲总会提前把干粮装在一个大口袋里。他坚持认为外面的东西贵且不如家里的好，宁可背上重担，也不愿花一分冤枉钱。尽管后来生活好了，却依然不改这一习惯，他就这样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。

他还有一个经典的口头禅：“钱是掰开花的。”他会反复强调不浪费、不乱花钱、不买不必要的东西的重要性。即使购物，他也会在各个商店之间来回比较价格，争取每一分钱的优惠。有时我会感到尴尬，尤其是当他拿着一堆优惠券在收银台上一张张计算的时

候。但是，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为了每一分钱都要努力争取的人，一个将每一分钱都掰开来花的人。

尽管他的节俭有时让我觉得有些过分，但我也深知，正是他的节俭为我们提供了安稳的生活和教育。他愿意自己吃苦，只求家人过好日子。他从来不曾抱怨自己的节俭，也不嫌弃自己的辛苦，只是默默地付出和关心着我们。

父亲的节俭也有例外，在我们读书方面父亲却从不抠门。有一次，我在高中住校期间生活费用紧张，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，我选择了一天只吃一顿饭。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困境，步行40多里来到学校送钱给我，看着父亲黧黑的脸庞淌满了汗水，一股感动之情如潮水般从我心头涌起。我知道他为了节省三块钱的车费，硬是步行4个多小时才赶到学校，这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，但他从没有半句怨言。

◇小说世情

三家小院子离得很近，几乎林盘挨林盘。英子、袖子、叶子三个小姑娘就常常在一起玩。最喜欢玩的是跳橡皮筋。

三个人玩跳橡皮筋，刚好。两个人牵橡皮筋的两头，一个人跳。三个小姑娘都挺让人省心的，每天下午放学回家，都是做完作业才玩。谁的作业没做完，另外两个就在旁边等着。做完了，一起高高兴兴去玩。

黑色的橡皮筋是英子的，汽车废内胎磨的。她们跳橡皮筋有规则，第一次用“剪刀、石头、布”决定谁先跳，另外两个牵。不是用手牵，是一套套在脚跟处，跳完一套动作，就往上移一点，难度也随之增加。英子习惯出剪刀，袖子和叶子掌握了规律，英子就老输。但英子的橡皮筋跳得最好，两条腿像上了发条一样，老不“爆”，跳完一套动作，对袖子和叶子说：“翻！”接着跳另一套动作。最多的时候，英子一口气跳过四套动作，跳得满头大汗。跳四套动作的时候，橡皮筋已经移到了袖子和叶子的大腿。

袖子和叶子没英子跳得好，往往跳不了一两套动作就“爆”了。“爆”了的，就去牵橡皮筋，就这样轮换着玩。一次，袖子不知怎么回事，连一套动作都没有跳完就“爆”了，袖子不甘心，说：“不算！重来一次。”叶子说：“可以，让你重来一次。”英子不同意，说：“不行！‘爆’了，就‘爆’了，不能重来。”

“不玩了！”袖子一下生气了。

“不玩就不玩！”英子也生气了。

一连三天，三个小姑娘都没有在一起玩。

第四天，英子主动去找袖子和叶子，又一起玩了。英子说：“不许耍赖！”袖子说：“谁耍赖谁是小狗！”

见英子和袖子好了，叶子心里很高兴。

第二年春天，袖子突然走了。爸爸妈妈去很远的地方打工，把袖子也带走了，去他们打工的城市读书。走之前，英子和叶子去看袖子，说了很多话。英子说：“袖子！你走了，我们会想你的。”叶子说：“袖子！你不走吗？”可袖子要走，说她很喜欢去城里读书。

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，只有叶子陪英子跳橡皮筋。少了一个牵橡皮筋的，英子有办法，院坝边有一棵桉木树，英子把橡皮筋的一头拴在桉木树干上，另一头由她或叶子牵，照样跳。

有一天，跳着跳着英子就突然有些走神了。她想起了袖子，想起了那次跟袖子闹得不愉快。英子心里很后悔，“袖子想重来一次，我为啥不同意呀？都是好朋友，重来一次有啥呀？”英子想，眼眶禁不住有些湿润了。

叶子问：“英子！你咋啦？”

英子揉揉眼睛，说：“没咋。”顿一下，又说：“我有些想袖子了。”

“我也想她了。”叶子也揉揉眼睛，说。

“你说袖子也想我们吗？”英子问。

“想。肯定想。”叶子说。

“不知道城里有没有小伙伴跟她跳橡皮筋。”

沉默片刻，英子又说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叶子说。

转眼到了夏天。英子没想到，叶子也突然走了。她爸爸妈妈去很远的地方打工，把叶子也带走了，去他们打工的城市读书。走之前，叶子来和英子道别，英子心里很难受，说：“叶子！你真的要走？”叶子点点头。英子心里一下觉得很空，像什么东西被人抢走了一样。

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，只有英子一个人跳橡皮筋。没人牵，就把橡皮筋一头拴在那棵桉木树干上，另一头拴在两米开外的一棵麻柳树干上。跳完一套动作，就往上移一点。

可没几天英子就觉得一个人跳橡皮筋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没人比赛，没人欢呼，没人说笑，自己在跟两棵大树，死气沉沉的。英子没兴趣跳橡皮筋了，甚至连拴在桉木树和麻柳树上的橡皮筋也懒得收，就让它拴在那儿，任由日晒雨淋。

只是，英子常常想起袖子和叶子。

到了第二年秋天，英子再也没有跳过一次橡皮筋。而这一年，村里开始发生一些变化，建起了蔬菜基地、食用菌生产加工基地……英子的爸爸妈妈，也在家搞起了蔬菜大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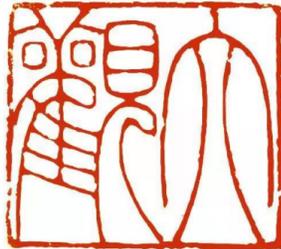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，英子突然又想起了袖子和叶子，想着想着眼眶又湿润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英子突然听见有人喊她，“英子！英子！”像袖子和叶子的声音。英子开始不相信，她们咋会回来呢？可当袖子和叶子笑吟吟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英子才终于相信了。

她们的爸爸妈妈都回来了，准备建大棚。

三个小姑娘，又一起快快乐乐跳起了橡皮筋。英子说：“我们再也不分开啦……”

童年的游戏

刘平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